



DUSHEN

刘慧敏◎著

草根赌王 · 绝世赌技石破惊天
军阀黑帮 · 联手策划重重迷局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DUSHEN 刘慧敏◎著

嗜 癖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赌神/刘慧敏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2013.4

ISBN 978-7-5113-3517-3

I. ①赌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77085 号

●赌神

著 者 / 刘慧敏

策 划 / 周耿茜

责任编辑 / 尹 影

责任校对 / 王京燕

装帧设计 / 玩瞳装帧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10×1000 1/16 印张 17 字数 240 千字

印 刷 /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3517-3

定 价 / 30.00 元[†]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目录
赌神

- 一、一赌成名 / 001
- 二、黑帮介入 / 015
- 三、圈钱高手 / 026
- 四、卸磨杀驴 / 045
- 五、千古奇案 / 061
- 六、押宝有术 / 072
- 七、欲输还赢 / 087
- 八、明刀暗枪 / 104
- 九、天价老千 / 115
- 十、轿车魔术 / 131
- 十一、保镖之死 / 144
- 十二、终极赌约 / 159
- 十三、武士自荐 / 169
- 十四、联合下注 / 182
- 十五、绝世赌战 / 193
- 十六、翻转底牌 / 203
- 十七、不得不失 / 213
- 十八、妙手乾坤 / 226
- 十九、神出鬼没 / 238
- 二十、钻石解密 / 256



一、一赌成名

在卫皇大赌场里，年仅 20 岁的丁方用 10 块大洋的赌资卷走了两千块大洋，就像用石头变出了黄金似的，顿时引起天津卫的轰动。大家都在议论纷纷，这个丁方都比上抢银行了，抢银行怎么也得准备点工具吧，这成本也不只 10 块大洋啊。

《现世报》的记者千方百计找到丁方，对他进行了采访。

“丁先生，您是怎么看待赌博的？”

丁方白皙的脸庞上罩着墨镜，镜片上映出记者变形的胖脸儿。他伸出修好的手指，顶顶金色镜框，平静地说：“我个人认为，赌博，是最容易产生悲剧与喜剧的游戏；赌博，是贫富转换最快的方式；赌博，是人世间最丑恶的神话。”

“听您这么说，好像对赌博颇有成见，那您为嘛还赌？”

丁方笑了笑：“何谓赌，赌是对未知的结果下注的一种做法，是种盲目的行为，可是我在去卫皇之前就已经确定，我能拿走两千块大洋，所以，我并没有赌。”

“那么，丁先生您认为，您与赌王周大年相比，谁的胜算更大？”

“周大年是谁？这人是在菜市场卖菜的那个老头？”

记者惊异地眨巴着眼睛：“您，您不会连他都不知道吧，他可是天津卫的赌王啊，曾经打败过全国无数前来挑战的人。说起他来，大街上的小孩都知道。噢，我知道了，丁先生是刚到天津卫，还不了解天津赌坛的事情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我来天津半年之久了。”

“您敢不敢找周大年赌一把？”

“你这话问得有问题，你应该去问他，敢不敢跟我赌？”

“丁先生，您可真自信，您的言论不介意我们登出来吧？”

“当然不介意，就照我的原话登。”

采访内容见报后，各家报纸纷纷转载，顿时引起了一场议论的风暴。听丁方这口气，是明目张胆地跟赌王周大年叫板啊！有人开始关注这位年轻、英俊、赌术高明的丁方到底来自何方，师从何门，后台又是谁？于是各种版本的故事就冒出来了。

有人说他是澳门的赌王，有人说是香港的赌圣，有人说是日本的赌徒，有人说是来自广州的赌神。有个人狠着脸说，我知道，他是来自印度的魔术大师……

据知情人回忆，那天丁方头戴礼帽，脸上戴着两个黑洞似的眼镜，穿青灰色的长衫，嘴上叼着雪茄，是倒背着手走进卫皇大赌场的。他在三十六门转盘、金钱摊、牌九等赌局中不停地加宝，最后把赌场的老板都给赢毛了。

什么叫加宝？

加宝就是把赢的钱连本带利再押下去赌，这样可以加二宝、三宝、四宝……赌场的周经理被他人赢毛了，把丁方请到办公室，跟他商量说：“兄弟技艺厉害，到我们赌场任职吧，薪水方面好商量。”丁方伸出食指，轻轻地摇摇。周经理又说，“这样吧，今天除了你赢的筹码，我再给你二百块大洋，你到对门的赌场去折腾，要是能让他们关门，我还有重赏。”

丁方笑道：“你们堂堂卫皇大赌场，不会输不起吧。”

经理牙痛般咧了咧嘴花子：“贤弟啊，说实话吧，我只是这家赌场的代理经理，赌场真正的后台你惹不起，如果赌场有什么损失，不只在下保不住小命，也会给贤弟带来麻烦不是。”

丁方说：“那我告诉你个生财之道吧。”

经理点头：“贤弟请讲，在下洗耳恭听。”他抹抹光脑门上的汗水。

丁方说：“何不邀周赌王与我对局，这样你可抽水，稳赚不赔。”

对啊对啊，周经理想，为何不请周赌王出面跟这小子赌呢？再说了，他周赌王是我们聘请的顾问，我们每年还得给他大洋呢，拿人钱财就得替人家消灾。周经理想到这里，脸上泛出不易觉察的笑容。送走丁方后，他带着几条精品“老刀牌香烟”，坐黄包车奔往英租界的周府。来到租界门口，周经理让车夫停下了。华人进入租界坐黄包车，很容易碰洋瓷，也就是说，会有洋鬼子突然撞到你的车上，然后跟你索要天价赔偿。



租界里的街道上到处是黄毛碧眼的老外，还夹杂着些穿旗袍的中国女人、穿中山服或西服的中国男子。那些黄毛拄着文明棍，脖子上就像插了标尺，昂首挺胸，走得旁若无人。

周经理腋下夹着公文包，溜着墙根，低着头往前走。他心里在想，等见到赌王周大年后，我就对他说，姓丁的那小子说了，你是菜市场卖菜的老头，你的赌技连三流都不如，给他提鞋都不赶趟。他还说，如果你跟他赌，他把你的四姨太赢了当丫鬟用。周经理知道，凭着周大年的性格与气势，听了这句话，肯定会当即跳个高，都怕把顶棚给整个大窟窿，然后跟姓丁的小子决战。

想象挺丰满，现实却骨感，让周经理没想到的是，他让周公馆看门的痞子传了几次话，说卫皇大赌场的周经理拜见，周大年回话说，不见。又传话，是带着东西来的。人家还说，不见，不见！

周经理感到气愤：你他妈的是我们赌场的顾问啊，我们每年都给你喂钱呢，我们用这些钱养条狗，也得汪汪两声吧。你不见最少也得编个理由吧，就算你周大年说正在生孩子，也算理由，可是你连个虚假的台面都不给我，娘的，嘛玩意儿！

周经理把烟送给看门的，对他说：“兄弟，麻烦您跟周顾问说，有个姓丁的小子来我们赌场捣乱，扬言要跟他决战，还说要把他的四姨太赢了当丫鬟用呢。还说要把周顾问给赢得倾家荡产，沿街乞讨。还说要把他的女儿给赢了当小老婆呢……”

等周经理走了，看门的把烟拆开点上，深吸了一口，自言自语道，你他妈以为我傻啊，我去说了，他不先抽我的耳光……

天津卫突然冒出了一个大头鹰，在报纸上公开向他周大年叫阵，他周大年身为赌王，难道就真如此低调，心宽如海，心态好到吃屎还说打饿？当然不是，卖鞋的照量脚，卖帽子的看头，赌徒自然关注赌事。其实，就在丁方赢钱后没两个小时，周大年的下属三秃子就向他汇报了：“老板，听说有个小屁孩用 10 块大洋从卫皇大赌场卷走了两千块大洋。”

周大年把叼在嘴上的雪茄摘下来，平静地说：“有嘛大惊小怪的，赌场本来就是创造神话的地方，当年我一局赢了 30 万大洋，不是现在两脚还站

在地上嘛。”

当《现世报》刊登了对丁方的采访记录后，周大年看完报道之后沉默了许久，再去吸烟时才知道烟已经灭透。候在旁边的三秃子马上给他点上烟，低头问：“老板，做掉？”周大年用力吸烟，脸前罩着一团浓白的烟，他轻轻地咳了几响：“不要大惊小怪，在当今这种世界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。”

三秃子吃惊道：“您，难道就让他这么抢您的风头？”

在三秃子的印象中，他周大年可是不吃亏的主儿，如果谁敢公开跟他对抗，他最常规的做法是先对下属们咆哮：你他娘的是干啥吃的。然后狠着脸说，你们给我听着，我再也不想见着这个人了。去年有个赌徒喝醉了酒，在赌场里大喊大叫：“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周大年的底细，他就是个流氓，他放火烧死过千把口子人，跑到天津卫给洋鬼子当哈巴狗……”后来，是自来水公司修理下水道时把赌徒捞上来的，人已经泡烂，捞上来臭了整条街。

三秃子见周大年死死地吸烟，盯着茶几上那些玉麻将牌发呆，知道他在下决心，是不是让姓丁的那小子消失。周大年的这套和田玉的麻将牌是当初赢得赌王时的奖品，其中的两枚骰子是他常年把玩的物件，两枚骰子变得异常光滑，泛着油润的光泽，在手指上滚来滚去，花样百出。突然，一枚骰子掉到茶几下，嗒嗒嗒几声滚到地上。三秃子把骰子捡起来放到茶几上：“老板，您吩咐。”

周大年说：“你先出去吧，我想静一静。”

三秃子听到周大年嘴里发出软兮兮的语气不由感到吃惊，自他跟随周大年以来，周大年的嗓音始终是浑厚的，就像在桥洞下共鸣出来的，瓮声瓮气，现在竟然说得这么有气无力，这太让人意外与不适应了……三秃子刚要退出去，却听到周大年说：“回来。”

三秃子转回身来：“老板您吩咐。”

周大年吸了口气，轻轻地吐出来，皱着眉头说：“你马上去调查这小子的来历，如实向我汇报。”

天津卫的人都盼着周大年能跳出来跟姓丁的人较量一番，可他赌王始



终不冒个泡，这到底怎么了？他还是赌王吗？想当初，山西赌王前来挑战，周大年几局就赢了几十万大洋，最后还把人家的手赢了砍下来喂狗，那狗啃手的咯吱咯吱声还鲜活在耳边呢；广东有位赌王前来找他挑战，输光所有的赌资后要求赌命，最终输得从英皇大赌场3楼跳下去，趴在街面上变得那么难看。现在，面对年轻毛嫩的丁方，他周大年竟然聋了、哑了。

那么，为什么大家盼着周大年出来跟丁方应战？由于周大年过于强大，近几年都没有人敢跟他挑战了，天津卫赌坛太平静了，平静得让大家感到无聊，都想有点新鲜事发生。

由于周大年当了缩头乌龟，大家再也沉不住气了，都在背后议论纷纷，说他看来不只人老了，胆儿也萎缩了。记者们都拥到周大年在租界的公馆门前，要求采访他，想掏点他的真实想法。守门的痞子哼狠着脸吼道：“滚，滚，马上滚。”

记者们依旧赖在门前不肯离去，扒脸露脸的。突然大门洞开，十多个穿黑衣黑裤的打手蹿出来，举着两尺长的棍子对着记者乱抡。一位记者手里的闪光灯被砸破了，发出的声音比它闪光时还响亮。记者们呼隆呼隆逃到巷子里，他们商量着怎样对付周大年。

一时间，多家报纸以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周大年的现状，说得好听点的是：“长江后浪推前浪。”说得难听的是：“他周大年沽名钓誉，其实没有什么真本事，以前所以赢是因为他出老千。”有家报纸还专门揭露了周大年当年纵火烧死千把口子人后逃到天津，抱着洋人的大腿像条狗那样活着，还评论说，他犯下弥天大罪，应该吃枪子，还有什么资格当赌王……

提到纵火的事情，周大年终于坐不住了，气得把茶几给踢翻了。这件事情是周大年最忌讳的事情，谁要是敢提出来，周大年会毫不留情地让人消失。当他看到这段评论后，他把手里的报纸撕碎，扔得像天女散花，还没等落到地上，他回身对三秃子吼道：“把这家报馆给我砸了，我不想再看到写这篇文章记者的名字出现了。”

三秃子说：“老板，小的现在就去。”

周大年恨道：“妈的，气死我了。”

三秃子带人来到报社门口，发现门口有20多个小刀会的成员守着，他带着人又回去了。周大年听说小刀会的人给报社看门，突然平静下来，大

眼睛骨碌骨碌转着，心想，我怎么忽视了赵敬武呢？这丁方极有可能是他请来对付我的，他向报社披露当年的纵火案，目的就是要激怒我，接受丁方的挑战的啊……

说起周大年的纵火案，这要追溯到周大年童年时代。

周大年8岁时，爱赌的父亲把老婆输了，那天夜里，8岁的周大年猫在院里的大槐树下，听着母亲在房里没命地叫唤，直到早晨，3个男人才迈着打晃的步子离开屋子。周大年与父亲跑进房里，见母亲已经上吊死了。没过多久，父亲因为在赌场出老千，被人家活活打死，从此周大年变成了孤儿，每天在街上要饭度日。

街上有个卖艺的老头名叫赵三手，原在吴桥杂技团待过，不只会些把式，还善于摆番摊。他用3个碗、两个棉球、一根筷子，能让棉球任意从碗里出没，没有人能够猜对。一次，有个痞子见他把棉球全部扣进碗里，耍痞说，我押3个碗里3个棉球！

赵三手把碗揭开，3个碗里没有一个棉球……

由于都在街上混生活，赵三手常见周大年穿着脏兮兮的衣裳站在巷口，端着个粗糙的白边黑釉大碗乞讨。一天，周大年追着位穿着团花马褂的富人要钱，人家不给，他扯着人家的衣裳不让走，那富人恼羞成怒，挥拳打在周大年头上，周大年就昏了，赵三手把周大年背回家，精心治疗，并将其收留。

赵三手有个儿子名叫赵敬武，与周大年是同岁，从此两个孩子就像亲兄弟似的，跟随赵三手到街上卖艺糊口。赵敬武爱好把式，而周大年却爱摆番摊。到了两人18岁那年，赵三手给儿子赵敬武娶了媳妇，并生了一对女儿。这件事让周大年心里非常不平衡，一天，周大年去街上摆番摊，路上见有个院门口站着一个小漂亮的小媳妇，就装着跟人家讨水喝，见家里没人，把小媳妇强暴了……

小媳妇带着家人找到周大年，把他扒光捆在街口的大槐树上，并在他身上插了个牌子，上面写着“流氓劫匪，人人可打”，路上来往的人都向他吐口水，把他的全身吐得像挂了糍糊，小媳妇的丈夫有空就过来用柳条抽他，把他给抽得像个斑马，眼看他的小命就没有了，赵三手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，赔给媳妇家，还给人家磕了头，总算把周大年给救了出来。



当周大年换了衣裳，吃了饭，赵三手老泪纵横道：“大年啊，你已成人，再说在这个镇子里是待不下去了，出去寻条活路吧。”

谁都没有想到，就在当天夜里，周大年把小媳妇家的房子点着了。正值深秋，空气干燥，又刮大风，这场火几乎把整个小镇给卷了，烧死了老少五十四口人，大家逮不住周大年，便把赵三手全家五口人捆了，要杀掉他们给死者抵命。赵敬武说：“就算把我们全家杀了也没用，不如放过我们，从今天起，我去找周大年报仇，不把他的人头带回来，我赵敬武客死他乡，永远不踏进家乡半步。”

当天夜里，妻子抱着一双女儿，把赵敬武送出门……

赵敬武追着周大年来到天津，从此周大年音信皆无。赵敬武凭着自己会把式，加入黑帮团伙后当了小头目，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周大年，想带着他的头回去给乡亲们一个交代，好早日跟家人团聚，但周大年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似的，了无音讯。后来，英租界举办赌王大赛，周大年突然出现并获得赌王的称号，从此受到了租界与军政界的宠爱，把他作为赚钱的机器保护起来。

周大年借着军政与租界的势力发展得很快，同时，赵敬武也凭着自己的武艺统一了天津黑社会的零散势力，成立了小刀会，变成了真正的黑帮头子。由于租界与军政界对周大年的保护，赵敬武始终没办法动他。可以说，这么多年来，两人每天都想置对方于死地，但都找不到好的机会，那股劲儿就绷着，憋得难受。

如今，丁方横空出世，在天津卫引起轩然大波，周大年认为，除了赵敬武的人没有敢这么张扬的。为了确定丁方的来历，周大年让三秃子加大调查力度，三秃子查到的结果是，丁方住在市区一个老三合院里，院子原来的主人举家搬到法国，把房产托人代卖，丁方于3个月前购置了院子，至于别的事情不清楚。这样的答案令周大年非常不满意。

“老三，还有别的吗？”

“姓丁的每天都窝在家里，从没见过他出门。我扒着墙上看过了，见他跟老婆坐在院子里的大芙蓉树下喝茶聊天。啧啧，那小娘们长得可真让人上火。”

“跟他接触的都是些什么人？”

“没见过他跟别人联系，门外守着些报社记者，还有些想跟他拜师学艺的年轻人，还有报童、卖烟的、卖花的，还有为青楼拉皮条的人，对了，还有个摆番摊的……”

“他跟赵敬武有过联系吗？”

“没看到过他们有任何接触。”

周大年那张黑脸儿顿时变了形，挥手抽在三秃子脸上，骂道：“废物，这些事用得着你们查吗？我想知道的是他丁方来自何方，是不是赵敬武派来的，还是另有后台？你们给老子查的什么？就是他老婆长得俊巴，妈的，妓院里的婊子长得也俊，这有个鸟用。”三秃子的光头上布满细汗，下巴都勾得够得着胸脯了：

“老板，小的马上再去查。”

“妈的，查不到真相，你别想在天津混了！”

“老板，小的一定把他查个水落石出。”

随后，周大年坐车来到英国领事馆，要求拜见领事莫德，结果人家说有外事活动，领事出去了。他又去见法国领事卡菲尔，人家说身体不便，现在不会客。他去美国租界，拜见领事奥查理，人家回话说，有什么事不用你亲自来，让四姨太捎个话就行了……

由于几家领事都这种表现，让周大年感到不对劲了。以前，他到哪个租界里做客，都会受到热情的招待，现在怎么了？现在丁方冒出来，他们怎么都变化这么大？周大年隐隐感到不好，他跑到督军袁诚印那里，想跟他谈谈有关丁方的事情，督军倒是肯见他，没等周大年说完，就板着脸说：“大年啊，我现在的军费紧张，你想办法给筹点款，也不要多了，10万大洋吧。”

周大年感到自己的心被划了一下，他苦着脸说：“督军大人，现在世道太乱，我名下的生意都没赢利，拿不出钱来。”

“你身为赌王，不在赌上下点工夫能有钱赚吗？大年，也不是我说你，一个毛头小子出来跟你叫阵，都把你给吓得不敢喘大气了，我与租界的领事们对你感到很失望。”

周大年明白了，由于这几年没有人来向他挑战，也没有大的赌事，他没有给督军与领事们赚多少钱，他们对自己不满意了。周大年感到不能再



退缩了，否则，他将失去督军与租界的保护，如果失去了他们的保护，赵敬武肯定会疯狂地报复他，那么自己就有性命之忧了。回到府上，周大年让三秃子发布消息，要召开记者会，回应最近报纸上的那些负面的宣传，表明对于丁方的态度……

由于丁方成了天津卫最热的人物，记者们都想采访他，提高报纸的销售量，好赢得更多的报酬，但是，自丁方赢钱之后，一直关门闭户，过得低调而又神秘，任凭记者们用手去砸那两扇古铜色的大门，大门始终是紧紧地咬着，从未松开过。期间，前来拜访丁方的还有天津卫大中型赌场的老板、富商，以及租界的洋人，他们都想重金聘丁方到门下，帮他们从赌场捞钱，但由于丁方始终不肯露面，大家只得失意而归。

好奇的人实在按捺不住，想进院里看看情况，没想到刚跳进墙，两条黑背狼狗就疯狂地追他，在攀墙而返的时候，被狗撕掉裤子，跳下墙来用手捂着“鸟”，蹲在地上。有个趁热闹拉客的妓女嗤笑他说，大哥你今年几岁？那人听完这句话差点就哭了，把褂子脱下来挡住下身，匆匆地钻进了巷子里。

从此之后，再也没有人敢越墙而入，他们只是扒着墙头看院里的动静。院子里铺着大块的青砖，院中有棵楼抱粗的芙蓉树举着巨大的伞，下面安有石桌石凳。正房的窗前有个小花园，里面的月季花与鸡冠花正在怒放。有时候，会有个扎长辫的姑娘出来进去，她穿着蓝色印染的褂子，青灰色的裤子，每当看到墙头上有人扒望，就扬起双手，像轰鸡似地喊。

一天，墙头客们终于看到丁方夫妻出来，俩人手挽着手走到芙蓉树下，坐在石凳上，就像他们并不知道墙头上闪烁的眼睛。丁方依旧穿着长衫，戴墨镜，他的妻子脸儿白皙，有俊美的五官，穿石榴红镶金边的旗袍，优美地坐在那里，显得媚而不妖。

有个痞子喊道：“瞧那娘们多俊，都比上怡红楼的头牌了。”话刚说完，见丁方那两只墨镜片子对他一照面，那俊美的小娘子挥了挥袖，痞子感到嘴里被东西射进去了，嗓子疼得就像用火烧。他跳到墙下猛咳几下，咳出滩血来，见里面有个圆圆的东西，用指头捏起来抹抹，发现竟然是枚骰子。大家看到这枚骰子不由惊呆了，从此很少有人敢爬墙头了，要是这骰子射

在眼睛上，那眼睛就变会成个黑洞，以后就变成独眼龙了。

一天，丁方与夫人水萍来到院里，他们看了看墙头，墙头上的两颗头顿时消失了。他们坐在芙蓉树下的石桌前，丫鬟小凤把茶放到茶几下，又从门内的洞里掏出报纸来，过来放到了石桌上。丁方端起报纸看看，发现报纸头版头条上赫然登着周大年召开记者会的启事，便对夫人点点头，两人站起来向正房走去。

正房里对门挂着松鹤的中堂画，下面是明式的紫檀八仙桌，两侧是雕花的太师椅。丁方与水萍坐下，丫鬟小凤把茶水端进来，放到桌上。丁方盯着报纸，用鼻子哼了声说：“他周大年老了，反应太迟钝了。”说完把报纸扔到桌上，独自踱到窗前，右手撑着那款红木案子，望着窗外盛开的月季与蝴蝶花发呆。

宽大的案上铺着红绒布，上面撒着几十枚骰子，当中还扣着个古铜色的摇筒。这个筒是用竹根雕成的，上面刻着八仙过海的图案，由于打磨得非常光滑，筒上映着抹油润的窗光。突然，丁方伸手把摇筒抓起，在桌面上来回晃动了几下，散落的骰子就像被吸进筒里，他闭上眼睛，把手中的骰筒摇得像影子那么虚晃，猛地扣到桌上，再把骰筒提起来，骰子杳成3柱，每个骰子都是六点……

水萍把报纸放下，回头说：“相公，你认为周大年会会在记者会上决定接受你的挑战吗？”

丁方摇头说：“这个老狐狸，他在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之前，是不会轻易作决定的，不过我容不得他打太极，我要提前召开记者招待会，让他没有回旋的余地。”

水萍点头说：“对，就这么办。”

为了加大记者会的影响力，丁方联系位于滨江道上的光明影院，租用他们半天场地，用来召开记者会，并借机请大家看场卓别林的电影。这家电影院名为光明社，成立于1919年，是法国式建筑风格，在当时是天津最有名的影院。

丁方随后又联系《现世报》的记者，让那位叫韩明的记者来家里。自从《现世报》的记者韩明采访丁方之后，报纸的销量大增，老板对他进行了奖励，并让他负责跟踪报道丁方的所有事迹。对于丁方来说，他为了便



于跟天津卫的人民沟通，因此一直与韩明有来往。这样，韩明似乎成了他的专职宣传员了。

韩明来到家里，丁方告诉他具体召开记者会的时间，并让他针对这两次记者会进行大量的分析，争取尽快促成他与周大年的赌战，好分出谁是赌王来。韩明当然求之不得，他回去后，在丁方的启事下面写了几千字的评论，详细分析了两位赌坛传奇人物的方方面面，并预测了丁方与赌王周大年分别召开记者会后的事态与动向，因此，这版的《现世报》又成了抢购版。

大家感到，周大年决定5月6日召开记者会，而丁方在5月5日召开记者会，这说明两位赌坛人物已经拉开决斗的帷幕，好戏马上就要开始，他们为此而感到兴奋与期待……

当周大年看到丁方在《现世报》的启事后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因为他能够想象得到丁方召开这次记者会的目的，他扭头问站在身边的三秃子：“你怎么看待丁方的这次记者会？”

“老板，在下认为他丁方也就是侥幸赢了几块大洋，并没有报纸上吹的那么神乎，如今见您跟他动真招，害怕了，想提前召开记者会表明，比如说父母病了，回老家探望，或者说跟老婆去旅游，随便找个理由离开天津，避开您老人家。”

两枚玉骰子在手指上滚动得活泼，就在骰子翻到了掌心时，周大年用力把骰子握住，摇头说：“你的想法是错误的，通过之前的种种迹象来看，他丁方来天津就是针对我的，极有可能是赵敬武请来的人，是有备而来，在没有达到目的之前是不会脚下抹油的。”

三秃子点头：“老板，您说得也对。”

周大年叹口气说：“我倒不是怕丁方，现在的问题是，由于他的到来，督军与租界的领事们都对我改变了态度，这才是我担忧的事情。这几天我想过了，这几年确实没为他们赚多少钱，也许他们想利用丁方代替我的位置，毕竟新人出现，会有很多人不服气，会带着钱来挑战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老千机获得利益。”

“老板，您吩咐。”三秃子说。

“我们没必要为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孩子冒险。”

“在下明白。”三秃子脸上泛出杀气。

“无论嘛办法，都不能让别人怀疑到我的头上。”

“放心吧老板，在下知道。”三秃子握紧拳头。

“这个，最好的结果让他们怀疑是赵敬武做的。”

三秃子早就想把丁方给做了，因为他们查不到丁方的真实背景，曾挨过周大年多少耳光，听过多少对不起祖宗的骂声啊。他马上召集手下，商量让丁方消失的方案。大家七嘴八舌，有人说，直接冲进家里砍了。有人说，晚上放把火把火烧死。还有人说，我们就在门口候着，反正他们得出门，到时候直接用枪打了。三秃子摇头说：“老板的意思不只让我们杀人，还要让别人怀疑是小刀会干的。”

他们商量的结果是，趁着夜深人静，摸到丁方家院外，把用“三步倒”毒药浸泡的羊肉扔进院里，先把两条黑背狼狗药死，然后跳墙进去把人杀掉，把家里的金银财宝搜出来，给兄弟们分了。最后，留下小刀会的印记，让大家知道是小刀会做的事情。三秃子咧嘴牙花子说：“妈的，那小娘们太俊了，杀了还真有些可惜。”

“三哥，你要是喜欢给你弄来。”

“让老板知道，肯定跟我急，不过，杀了又太可惜。”

“三哥，你跟我们一块儿去，先把她收拾了再杀。”

“妈的，说的也是，那老子晚上就跟你们去。”

事情谈妥后，他们开始准备晚上用的工具。为了让大家都知道是赵敬武的小刀会做的事，他们还到街上买了两把铜制小汉刀，准备到时候故意遗落在丁方家。小汉刀是小刀会的信物，一般用紫铜打制，有手指般长短，每个会员都有这样的小刀，挂在脖子上，证明自己是会员。刀上刻有横纹，据说横纹越多的说明地位越高，赵敬武手下的四大坨主佩带的是黄金小汉刀。更邪乎的是，据说赵敬武的小汉刀上镶着7颗钻石，价值连城。去年，曾有记者问过赵敬武是否有这样的小汉刀，赵敬武笑道：“现在的社会岂是用小刀能解决的，本人只有大刀，没那种中看不中用的小刀……”

记者问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叫大刀会，却叫小刀会？”

赵敬武说：“小刀多了一样能顶大刀用！”



由于小刀会在天津卫的势力大，街上到处都有卖赝品小汉刀的，据说小刀会的头目很容易能鉴别汉刀的真假，其中的门道，外人是不知道的……

夜半子时，三秃子脑子里装着丁方千媚百娇的夫人，带兄弟们出发了。半路上三秃子还呷了几口“三鞭酒”，心里痒痒地在想，如果玩得开心，就把这小娘子包养了。这么俊巴的女人，天下难找，杀掉真是太可惜了。

天上阴沉沉的，没有风，空气潮得能攥出水来。天空上像刷了墨，只有几家青楼的门面还闪着灯光，昏暗的光晕里站着几个妓女，搔首弄姿，唱着小曲儿，吸引着经过门前的男子。

三秃子带大家拐进小胡同，拐弯摸到丁方家的三合院前，故意弄了点动静，院里便传来了狗的吠叫声，那声音前半声像狗叫，后半声像狼叫，音质浑厚，震得小巷嗡嗡响。他们把药羊肉抛进院里，等着两条狗吃，可是等了好大会儿，里面的狗还是汪汪叫，大家便感到有些奇怪了。有个兄弟说：“三哥，那药不管用，咋办？”

三秃子低声说：“妈的，不就两条狗吗，怕什么？上。”

他们小心地爬上墙头，这才发现狗被关在笼子里，根本就没有吃上羊肉。他们跳进院里，快速跑到正房门前躲在两侧。三秃子伸手敲门，那门竟然应手而开，吱呀吱呀地摇曳，吓得他们打了个激灵。大家感到不好了，种种迹象都表明人家好像知道今天晚上要出事，是事先做好准备的。可事情到了这种地步，他们没有退路，三秃子伸手把帽子抓下来扔进房里，没有任何动静。

他喝道：“兄弟们，冲进去。”

大家都往回缩，没有人敢进去，要是有人避在门内侧，手里举着大刀片，这么进去，说不定头掉到地上，会把自己给绊倒的。

三秃子见大家龟缩着脖子往后缩，恶狠狠地抓住个兄弟，硬把他往房里推，还在屁股上补了一脚，那兄弟惨叫着滚进了房里，趴在地上叫了半天，见没动静，慢慢地抬起头来，见房里黑黢黢的，结巴着喊道：“三……三哥，房，房里，没人。”

三秃子带人冲进房，他们搜遍了几个房间也没有发现丁方夫妇的影儿。